

花鳥蟲魚

克士署

花鳥蟲魚

克士著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花鳥蟲魚

花鳥蟲魚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著作者

克士

有著作權 * 不准影印

引言

上月裏承一位朋友寫給我一封信，叫我把近來所寫的短文搜集起來印成一本書。我很感謝他的好意。在最近一年多多的時間裏，我短文的確寫過若干篇的；有時候無非爲了賺點稿費，有時候爲了編輯者寫信來叫我寫，不便推托，只好勉強寫一點送去。但是登載出來以後看看，總覺得不滿意，因此看過也就擱起了，沒有再拿來出版的意思。本來文章剛寫好的時候是會覺得不滿意的，到了刊印之後看看往往會覺得好像還過得去似的。現在我仍然覺得不滿意，可見寫得不好是無疑了。

但是接到朋友的來信之後，經過一番考慮，終於決計集了二十二篇短文，拿去出版去：一來因爲覺得朋友的好意不好推卻，二來仔細想想，覺得文章雖然寫得不好，但是十分荒謬或者還不致於讀者看了這些文字，雖然不能夠得到什麼益處，可是損害想起來

是不會有的。

這二十二篇短文的題目都抄在下面的目錄裏，其中有二篇是讀書生活和人間世上登過的，有幾篇在中學生登過，太白上登過的較多。各篇的內容和先前沒有什麼更改，只改正了幾個錯字及補上幾個脫字。間或也改換了幾旬句子。文章既已集好了，便把這幾句話記在這裏當作一個引言吧。

克士 一九三五年十月九日寫於上海寓所

目 錄

「研究自然不用書」	一
白果樹	四
雞爪子	九
烏米飯	一四
蘭花	一八
花和蟲	二三
延藤的植物三種	二六
桂花樹和樹上的生物	三三
水螅的故事	三六
關於蜈蚣	四四

蜘蛛·····	四
屋子裏的小蟲·····	五
蚤的生活·····	六
金魚·····	六
記湖州人賣蛟·····	六
燕子·····	六
睡·····	七
醒的臥着·····	七
談談頭髮·····	七
遺傳和變異·····	八
關於優生學·····	八
論「自然的平衡」·····	九

「研究自然不用書」

記得前二世紀在美國的瑞士自然科學者阿伽西曾說過：「研究自然不用書」這話不愧爲名言含有幾分眞理的。科學的研究重在發見新事實，不在熟讀舊學說，如果這樣做要希望科學進步，是很難能的。

然而單是接近自然的人，或者愛好觀察自然的人，也不一定便是科學者。因爲自然的範圍太廣泛了，它能夠使你要研究也無從下手，便是要觀察也無從着眼；使你茫茫然如觀望海面，毫無邊際的，從什麼地方下手去研究呢？

早在一七八九年的時候，英國有叫做馬爾塞斯其人的，發表了他的「人口論」。馬爾塞斯這位神學者意見有點偏，證據也有點錯。那時候是英國由農業本位轉入工業本位的時期，勞動者和資本家對立起來了——手工業者的的工作漸爲機械所奪去，增多了

失業者，社會上也就現出不安的狀態來。在這種狀況之下寫成的人口論，說人口是照幾何級數增加，食品的增加卻只能照算術級數的，所以要免除悲劇，必須節制生育。他不想改革社會制度，但希望用別的方法來維持舊社會的安寧。至於人口這樣繁殖得快的證據是根據美洲於二十五年中人口增加了一倍之說的。但這一倍的人口，實際上多數是移民的增加，並不是直接由生殖而增加，所以證據是錯的，意見有點偏。

再講到達爾文，他本是名人的後代，又有漢斯羅那樣有相當的勢力的教授幫他的忙，使他得在偵犬號上擔任了自然學者的職務，作五年的巡游和考察。他的觀察沒有錯，南美洲的生物的分佈狀況，和古今生物的形態的相像，使他相信生物應當是一步步從較原始的生物進化而來的。但使他建設起他的自然選擇說的系統卻得力於馬爾塞斯的人口論，換一句話，即受人口論的影響的。他考察回國的第三年（一八三八年）讀了馬爾塞斯的人口論，從這裏獲得了生存競爭的概念。但他不致於陷於像馬爾塞斯那樣的錯誤。因為他把這意見應用於生物界，普通的生物的生殖比人繁多，而且對於食品的

供給，也不會像人類的努力改革和打破難關的。

阿伽西的話是有幾分眞理的，研究自然科學的確必須研究自然中的事實，他的觀點是忽略了要從事研究，必須先有一個計畫或者是一個概念。這卻並不能從觀察自然得來，必須得自前人的著作或同時代人的講述，受着影響的人的自己的意見，雖不一定與它相同或者竟相反，然而研究者須從那裏取得一個概念卻是一樣。

不僅達爾文如此，其他的科學的學說，也是這樣的，一部分的事實是自己觀察得來的，但他有一種主見給他做骨格。他把事實編排起來，成功了他的學說之系統。

許多人相信科學，以爲科學上的話總是對的，看了我上面的說明可以知道並不然。有些科學家寫的書，講到後來，講到靈魂上去了，有些性質上本該是唯物物的，所講的卻偏偏偏於唯心論。學過生理學的人應該無論如何不會再信鬼，然而有些學過這門科學的人偏偏相信世上確像有鬼神。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因爲他受主觀的統制，客觀的事實無法認清楚。科學書上也有這種情形，往往會夾入非科學的意見去。所以科學書也不易讀，可信的程度須看哪種科學書而定。

白果樹

魚 龜 鳥 花

上海真是熱鬧的地方，也許特別在熱天的時候，牌聲、留聲機或無線電的聲音，有時更有爆仗聲，往往鬧得人不能睡覺。這實在是很窘的。有時候，譬如燈下寫了點東西，看看時候已經十一點鐘了，趕緊睡下，想望早點睡熟，以便明天起來好做事情。偏偏這邊鄰舍的牌聲還沒有停止，那邊又鬧起留聲機來了。逢年逢節還要放爆仗，這自然更其擋不住。而且常常這等聲音還沒有鬧了，賣餛飩的又來了。廣東餛飩擔是敲竹板的，發出必剝剝尖脆的聲音，本地餛飩擔是敲竹筒的，發出沉重的鈍聲。我的故鄉也有這樣的餛飩擔，但是用短木棒敲在竹筒上，聲音比較的低些。上海的餛飩擔往往用短鐵棒來敲，聲音也就特別響亮了。有時候剛把思想制止住，正要睡去，接連的被外面鬧進來的聲浪數次鬧醒之後，便會許多時候睡不着。第二天因為睡眠不足，身體覺得不大清爽，就不能好好的

做事情了。

近幾天來，這等鬧人睡眠的聲音沒有減少，卻加添了賣熟白果的聲音了。白果擔子挑來歇下，便發出鑊子裏炒白果的索朗朗的聲音來，賣白果的人一面口中唱道：「糯糯熟白果，香又香來糯又糯，白果好像鵝蛋大，一個銅板買三顆！」

但是我覺得白果擔倒並不怎樣吵鬧的，因為叫唱的聲音並不十分高，而且挑來早回去也早，有時候倒覺得叫賣聲中帶給我們秋天來了的消息，使我知道白果賣了之後，將有檀香橄欖買，荷花已開了，燕子要回到馬來、印度等地方去了。

上海秋天雖然各處賣熟白果，但是白果樹卻很少見的。我的故鄉有很大的白果樹。它又稱銀杏，有些講花木的書上叫它公孫樹，意思是說它的成長很緩的，阿公種植，須到孫子手裏纔會開花結子。它在科學的名字是叫 *Ginkgo biloba*。它是植物界中的老古董。它的系統直從中生代的侏羅紀傳來，到了現在，只剩了它一種了。中國是它的家鄉。普通只見它種在廟宇寺院裏，有些植物學者疑心現在已沒有自生的白果樹了，米耶爾

(Meyer) 雖說浙江山中還有自生的，但是別有些人卻不相信他的話。

白果樹雖然已漸漸衰亡，但是人工種植的卻還很多。它很容易種，只要把種子種在泥土裏，大約五十天後便芽出來了。它幼時的樹形像座塔，後來枝條散開，成了傘狀的大樹。據說最大的白果樹能高到九丈以上，但普通沒有這麼大。它的葉子有長柄，葉身很像內地扇爐子用的「火扇」。到了秋季，變成黃顏色，是很好看的。

白果樹是雌雄異株的，大約四月間開花。花極簡單，沒有花萼、花瓣這些東西。雄花只在一條柄上生着些雄蕊，

每個雄蕊只生兩個花粉囊。雌花只在每條長柄上生着兩個裸出的胚珠。因為它的花太不顯明了，一般人從不會看見過，因此便造下一個靠不住的傳說，說白果樹的花到「大



白 果

「年夜」(陰曆除夕)後半夜纔開放，而且開的時間又極短，只閃三閃，就不見了。這傳說會叫一個長塘鄉人上過一次當。他是一個求知心很切的人，大年夜的半夜後，便跑到近地的一株白果樹下等候它開花，但是等了半夜，不見一點動靜。這纔使他對於那傳說發生了疑惑。

但白果樹的確是開花的，不過不在冬末，卻在春末生葉的時候。胚珠長大起來時，變成一個種子，形狀很像杏子，顏色也是黃的。除去外面的薄皮和肉質，裏面包着一層白色堅硬的薄殼，

這便是普通所賣的白果。長足的白果，連外面的肉大約只有三生的密達大，除去肉質，那核自然更小了，上海擔上的白果，似乎特別小，然而賣白果的人偏說「好像鵝蛋大」，未



白 果 樹 的 花

免太誇張；可是比之於有些廣告，卻要算是老實的了。

我雖不愛喫白果，但很愛白果樹。它的木材雖不甚堅硬，然而紋理細密，色白微黃，略帶絲光，漆上中國的黃漆，顏色極光亮。你只要去問木工，他會告訴你用「銀杏板」做書箱之類是很好的。還有它的葉子上從不見會生蟲，因此我想到做「馬路樹」一定很適宜的。北平的路旁常常種着槐樹或洋槐，葉上常生一種青色的幼蟲，彷彿名叫槐蠶，它有時候吐出絲來，掛在半空裏，或者掉在馬路旁，行人略一不當心，就會碰在面孔上，或者腳下踏成蟲醬。上海馬路旁種的多是篠懸木，它的掌狀的大葉還好看，只是會生一種毛刺蟲——雀瓮蛾的幼蟲——身上生着刺，如果刺在赤膊的身子上，是很疼痛的。白果樹上不生這等蟲，葉子又好看。它也是落葉樹，夏季生葉很密，可以遮住太陽，冬季葉子脫落了，不致阻礙陽光，和篠懸木等一樣。

雞爪子

雞爪子是一種很特別的果子，不，其實並不是果子，只是果子的柄。普通果子供食用的部分是果實外部的肉，或是內部的瓢，或是變形的花托，雞爪子卻清清楚楚的是果子的柄。它的果實不及豌豆大，含着幾粒赤色的種子，沒有可喫的部分，柄子卻胖胖的，形如雞的足趾，味甜，可食。

雞爪子樹古稱枳椇，科學上叫它 *Hovenia dulcis*。它和棗樹同類，形態卻不同，廣卵形的大葉，基部有一條顯著的葉柄。帶綠色的五瓣小花，卻和棗花一樣的不出色。果實也不出色，只有花柄胖大之後，色變赤褐，便是供人食用的雞爪子。

它先前好像也相當的有名，但在今日，卻幾乎成爲窮人的食品了。既不見它像玫瑰葡萄的高高掛在棚窗裏，也不像花旗蜜橘的珍貴地用薄紙包着裝在黃漆的框裏。它常

被放在一個破舊的籃子裏，由一個穿破舊布衣的人提着，在馬路旁邊賣。買喫的人常是小工、車夫們。有一次我見於界路近旁，又一次見之於虬江路口，賣的和買的形狀都沒有什麼高下。

雞爪子雖然味甜可食，但缺乏玫瑰葡萄或花旗蜜橘所有的芳香，也不及草莓的有摩登氣象，降為貧苦人的食品原也應該的。賣雞爪子者提了籃子走來時，小工、車夫們從衣袋裏摸出少數的銅子，向他買喫。摘去果實，但啖柄子。那種快嚼快嚥的情形，足使別人覺得它有很好的滋味。世間常有一些人，覺得自己的享樂是出於不得已，別人些微的受用卻是多餘的。因為腰背要酸痛，所以不得不倚在沙發上，因為消化不良，所以不得不借



雞 爪 子